

明史例案

第三册

K248  
25



明史例案卷六

吳興劉承幹纂

毛西河奉史館總裁劄子

嘉靖興獻禮議某請假有年不知館議判在何等第思此禮頗大前既貿貿百餘年今當裁定倘不於此時有所論說則在老先生自有主見確不可易而史官多人萬一有左右袒者重起爭執將自宋明以來貽誤至今者今復以此貽誤後世苟有識者起而正之前則已矣其以我輩爲何如人因復于扶病之頃伏牀疏次以諮取舍惟老先生材擇焉據實錄武宗無子遺詔召興獻王子入繼大統是年卽命議入繼典禮主之者大學士

楊廷和也廷和據宋英宗故事謂英宗以濮王之子入繼仁宗司馬光程頤輩議英宗稱仁宗爲皇父稱濮王爲皇叔父此已事也今祭告上箋亦當稱孝宗爲皇父與獻王爲皇叔父而進士張璠非之謂繼統與繼嗣不同英宗爲仁宗預立之子養之宮中今皇上從安陸來繼武宗爲君未嘗繼孝宗爲子也當是時有先從祖雲南布政使毛紹元者將疏爭之其稿有云先皇帝彌留遺詔徵皇上爲後而爲之後者甫陟大位先皇帝之詔尙未寒也先皇帝之廟祀尙未奉主鬯而禘所親也且尙未改元先皇帝之教令猶得行于京國及四海也乃以隔世之孝宗而忽議立後以卽世之先宗而反奪其

爲後者而後前代則將置武廟一世何地及見璉疏曰  
得之矣遂廢置不上則是璉所言在當時亦有知其爲  
近理者而惜其人仍不學雖主客交辨此伸彼細而此  
無所據反不如彼之得據司馬程氏臆說之猶可藉口  
夫是以漫天是否雖易世而仍未決也夫禮無易倫之  
稱也惟爲人君者則雖無易倫之稱而翻有易分之稱  
其無易倫之稱者何也商以前不可考矣周制序昭穆  
使工史書之謂之世次則自始祖以下高曾祖禰伯叔  
兄弟幼子童孫皆一定不易一準生倫之所序而稱名  
之其在傳所稱文之昭武之穆太王之昭王季之穆者  
雖自后稷公劉至春秋之世猶可按次而稱之故武王

誥康叔爲司寇以武王爲兄康叔爲弟則曰朕其弟文王爲父康叔爲子則曰惟乃丕顯考文王是也此世次也國語所云工史書世者書此世也其爲易分之稱者何也夫君之於臣也以分也不以倫也以倫則兄長于弟世父從父皆長於從子而一爲君臣則并其倫次而盡畧之故雖伯叔兄弟稱名不改而一當有事則概易而稱之爲臣惟繼位亦然當高曾祖禰按世相禪則皇祖皇考準倫而稱名並可不易而苟不幸而位次稍移如平王之于桓王以祖傳孫也匡王之于定王則以兄嬪弟也又不幸而位次踰越如孝之繼懿以從父而繼從子夷之繼孝以從孫而繼從祖則當孝王祭廟時其

禰廟姪也祖廟兄也將告禰而稱王姪乎曰不可此先  
王也先王君也君不可稱姪也抑將告祖廟而稱王兄  
乎曰不可此列祖也列祖者新宗之父也新宗之父祖  
父也祖父又何可稱兄也况儼告禰廟當盡禰禮顯祭  
祖廟宜備祖物推之而孫之繼祖弟之繼兄皆然于是  
宗祝有司其書昭穆者限之以廟次之稱夫高曾祖禰  
其廟一定乃以一定之廟納之以不定之人而槩以一  
定之名稱之假使以卑幼而繼尊長耶則尊亦從卑平  
之爲禰是也平王太子洩父死而桓王以孫繼之是禰  
祖也然而不得已也以無子故也若衛輒有父而繼靈  
公則謂之不父其父而禰其祖以尙有父也尙有父則

祖可勿禰也假使以尊長而繼卑幼耶則卑亦從尊魯  
閔公之爲祖是也魯閔以弟先立而僖兄繼之則閔弟  
爲祖僖兄爲禰若必先兄而後弟則在左傳謂之逆而  
在公羊別傳直謂之叛以先禰而後祖也此易分之稱  
名也國語所云宗祝書昭穆者則書此廟次之昭穆也  
今爲禮議者如以倫稱則興獻父也武宗兄也孝宗者  
皇伯父也不可易也如以分稱則興獻父也仍不易也  
興獻而叔父則臣矣子不可臣父此璵所已言者也至  
于孝宗則雖稱伯父而有祖之分璵以爲宜稱皇伯考  
則又臣孝宗矣璵第知子不可臣父而不識後王之不  
可以臣先王此說之所以不得伸也若以爲父則世宗



有云父母可移易乎此于古禮實無據也且何必然也夫世宗入繼者武宗也毋論英宗稱仁宗爲父實壞典禮非先王之制與夫子春秋及古經周官並相乖反而卽以繼武宗而父孝宗大不可解得無孝哀之入曾父孝元英宗之繼曾父眞宗乎雖明代廟制同堂異室與三古稍異而要之東西相向其西第四室禰廟爲武宗東第四室祖廟卽孝宗也孝宗在祖廟而奉祠祭告以父稱之是降祖爲禰也是大逆也若夫武宗則于倫爲兄而于分爲父夫以兄繼弟而目爲父子不無太過然春秋實有之春秋以僖兄而繼閔弟如以倫言卽非夏父弗忌誰不曰兄宜先而弟宜後而宗有司之據禮而

爭者有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直以弟爲父以兄爲子此豈真宗祝喪心不識典禮而故漫爲此逆倫叛紀之誖詞也哉誠以閔弟君也僖兄曾北面而事之矣是臣子也臣卽子也杜預曰臣繼君猶子繼父也閔弟禰也僖兄曾奉鬯而事禰矣是考閔也考卽父也何休曰閔于文猶祖以閔于僖猶考也故自父子之言出而弗之者卽謂之逆夫子之譏臧孫辰是也臧孫之不知縱逆祀也從之者卽謂之順夫子之書從祀先公是也定之八年易閔僖之祀而反其位稱爲從祀從祀者順祀也是以公羊有云爲人後者爲之子夫爲人後者豈一如近代無學所云易父而繼之者哉亦正以重位相

繼禮稱爲後故曰爲之子以不必其子而爲之子也今武宗在位一十六年而世宗以正德二年生于興國則已一十五年也以一十五年之臣弟而入繼一十五年之君兄其爲臣爲子亦復何言夫國君傳重傳此大事向亦惟大事乏人故徵及王國之子使之主鬯今一旦新君卽位方將有事于新宗之廟而問其所秉鬯者非爲後之子而諸王之弟則支庶也支庶可奉祀乎夫稱武宗爲皇兄則臣先王也臣先王逆也稱世宗爲皇弟則支庶君也支庶君亦逆也故先仲氏曰世有不易之稱父子是也舜繼堯後虞書稱父頑母嚚禹繼舜後史記稱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其不易之稱與君臣同

古稱三綱以夫婦亦然也有必易之稱皇伯考皇兄是也  
太甲繼外丙仲壬而其祠丙壬皆不稱叔父而稱先  
王漢宣繼昭帝光武繼平帝而其祀昭平並不稱皇叔  
祖皇姪孫而但稱孝昭皇帝孝平皇帝則以伯叔兄弟  
皆生倫之稱而非其稱也明代信王稱熹宗皇兄雖是私稱然亦明儒不識禮故有此  
而至若廟號則可易而仍不必易世果以爲桓王禰  
祖改祖稱父僖公禰弟改兄稱子哉夫土無二王人無  
二父大君教孝又何可以二本之說昭示天下而生父  
如此廟禰又如彼自古迄今仍並行而不悖者此無他  
父子有明稱而廟之稱禰則但以禮陰行之而未嘗顯  
然稱名於其間也是以承事宗廟古稱先王今但稱某

宗某皇帝而不稱某考其所承事者古稱孝孫曾孫今  
但稱孝子皇帝某而不稱臣此係明洪武年所著令蓋子不必對  
父稱而其義自備猶之孫不必對祖稱曾孫不必對曾  
祖稱而其禮自該故世宗入繼則武宗無子而有子亦  
不必繼爲子且稱爲子而爲人後者自爲之子則本諸  
六經考諸三禮質諸夫子之春秋并証之兩漢之近古  
者而直斷之曰世宗于興獻父子也于孝宗則列祖與  
後王也于武宗先君嗣君也豈非確然無疑者與且夫  
古經無所謂繼嗣也廷和不識古無繼嗣之例而誤舉  
後世之繼嗣者以爲之據璉亦止知繼嗣與繼統不同  
而并不知古人之並無繼嗣因主客反覆而仍不能解

殊不知古先王立後之說非繼絕也先王所最重者惟喪與祭以爲喪與祭之不可以無所主也故凡無所主者則爲立後以主之初分嫡庶以嫡子主祭所謂成父後是也無嫡則以支庶入主之所謂庶子爲父後是也有子者亦云爲後則爲後非繼絕矣故支庶不祭非不祭也不主祭也及又無支庶則然後擇所應後者而使之主宗廟之祀所謂爲之後又曰爲人後者是也惟喪亦然喪大記云喪有無後無無主謂喪原有無後者然雖無後亦必使立後以主其事此則立後之本意也然而有不同者惟天子諸侯及世卿大夫則爲之後而初爲大夫與士與庶則皆不與焉苟無後則聽之雖貴貴乎然其說則仍以

親親之誼行乎其間豈果謂天子諸侯勢位尊顯故絕則繼之士庶微賤一任其卒斬而不之顧哉以爲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卿大夫三廟百世不遷故百世不可絕而士庶一祭而已一祭則雖有後者亦且一主不再主而况儼然無後者乎故自天子諸侯世大夫外惟天子之弟諸侯之弟另爲立宗者則其祀亦百世不遷亦百世必不可絕萬一無子亦必立後以繼之儀禮所云大宗不可絕是也若大宗諸弟分立小宗則五世一遷絕卽不續何休所云小宗可絕是也是凡爲後者無非爲主祀之故故適子不爲後以適子自有祀也庶子不祭無後者無後則祭于宗子之家以宗子主祀庶子不主

祀也故春秋大夫其云爲後者則皆以主祀之說行之而不以爵位爲辭論語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于魯左傳鄭厲公云不可使其叔無後于鄭公羊傳季友酖叔牙曰飲此則有後于魯國不飲此則無後于魯國是曷嘗無子而求爲後哉踞邑授采皆爲親親則勢位之見混根本之計深而干預爭執之意氣可以不作故夫子矍相之射有云與爲人後者斥勿使進與者預也正指夫爲人後者必不使干進之徒可從此與之而得爲利也至于主喪則君卿大夫仍得爲後而初爲大夫與士庶則暫置而卽去之禮記云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士也不可爲大夫主喪使大夫子主之而大夫無子則爲



置後所爲置後者爲請他大夫之子暫爲喪主而喪畢  
卽輟非如君卿世大夫之得以長有後也然則爲後之  
爲法其嚴如此是以三代之制君卿爲後士庶不爲後  
而卽其爲後亦必待旣死而後繼之中庸曰繼絕世並  
無未絕預繼如今所云者彼禮稱繼父皆出母之父非  
嗣父也自漢後禮亡孝成創預立之說迎定陶恭王之  
子養之宮中雖未嘗如宋人議禮改稱父子而事屬創  
見此不過趙后淫虐伏殺帝嗣于宮中懼其禍發而帝  
舅王氏復思陰結後帝爲久長計因創爲此說實則全  
非古法故議郎耿育引泰伯讓文爲言已儼非其倫而  
高昌侯董宏謂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華陽夫人子之

引以爲據則夏氏華陽同爲秦孝文夫人此如戴嬀生  
衛桓而莊姜以爲己子又如明莊烈皇帝生于劉太后  
而爲李選侍所養非其比也故人主立儲不在遲早必  
欲引漢哀預立故事以爲金科則早爭國本亦復何過  
而爭之不已卽漸流朋黨而趨于敗亡蓋天下無可恃  
之法而有可恃之人宋亦惟仁宗英宗兩俱令主故其  
說可行而假使武宗前此早令立儲則彬寧主之逆濠  
奸之禍敗立至是以司香太廟爲正德年一大危事而  
及其大漸迎立則雖彬寧尙在側而無可爲患猶之熹  
廟無嗣未嘗預定而信王受顧卽忠賢至橫亦且俯首  
聽之而無如之何則是預立不必得卽不預不必失有

如是也今武宗顧命幸不如英宗預立來舉朝之爭然亦當一考古典倣正而不體之例取武宗從子輩可以爲武宗後者憲宗十皇子豈乏王孫而乃議迎興國棄置武宗於何有然且曰兄終弟及夫兄終弟及謂夫孝宗之子武宗之弟繼兄而立禮所謂體而不正前所云庶子爲父後者是也蓋適子爲正體庶子則體而不正以爲皆先君一體而非其正也漢孝文之繼孝惠明莊烈之繼熹宗皆是也若諸宗入繼則正而不體謂先君既絕然後取前王諸孫之適子繼之爲後是適固爲正而非先君之所生卽非其體漢孝宣之繼孝昭平帝之繼哀帝皆是也今以正而不體之王孫而以當體而不

正之庶子可謂禮乎乃既已誤立又復誤據夫今所議立雖非兄終弟及之條然亦可以當諸宗入繼之例如前所云爲人後者爲之子世宗自有父興獻是也然武宗非無子新君是也乃不幸而當時議禮者並鮮學問而其所引以爲據則又並無一通經之人今之所執爲爭柄者不曰漢師丹則曰宋司馬夫漢宋未嘗誤立也特預立耳卽漢師丹亦未嘗建預立之策也特出議以抑定陶耳然丹舉茂才實係陋學當哀帝欲爲父定陶王立廟京師本屬正禮而丹援經以止之其所援以止之者謂儀禮特重大宗爲特重天子之禮義不得復奉定陶其王之祭此實誣讀古經大乖典禮而郎中令冷

襄黃門郎段猶等亦皆無學而聽之以致濮王禮議王珪呂誨輩皆曰陛下厚所生而薄所繼隆小宗而絕大宗卽歐陽修曾鞏爲宋名儒且顯與司馬光王珪爲難而其所爲議亦曰天子承大宗之重又曰諸侯以別子爲大宗天子以禘所自出爲大宗致廷和父子亦曰皇上入繼大宗卽不得復顧小宗其附之者亦皆曰以臣並君亂天下之分以小宗並大宗壞天下之統一誤再誤千載夢夢夫天子諸侯何嘗有宗正惟天子諸侯祇一祖一宗而宗與族絕故另立大小二宗以與天子諸侯相分別某向所謂皇兄皇伯考皆不得稱之于武宗與孝宗者正宗法也夫大宗者天子諸侯之弟也先王

以爲天子至尊不得與同姓兄弟相爲族屬故凡立一君則必析其君之弟使之自爲長幼而不得親君故大傳曰同姓從宗合族屬謂諸王同姓必私從大小二宗合其族屬而君無與焉故又曰族人不敢以其戚戚君戚者親也謂不得親君也蓋天子之弟必爲諸侯諸侯不敢祖天子諸侯之弟必爲大夫大夫不敢祖諸侯惟不敢祖則于是自立爲祖而繼之爲宗故禮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別子者人君之弟之名也別者分也所以分于人君也穀梁傳曰燕者周之分子也宗者大宗也大宗百世不遷者也惟百世不遷故不可絕前所謂爲人後者後大宗此其証也至于宗子之子與宗子之弟

又爲分析則又立長以統之名爲小宗小宗五世而一  
遷五世可絕前所謂小宗可絕者此又其証也然則大  
宗小宗與天子諸侯何與卽曰諸侯亦有爲天子宗者  
如周公爲武王母弟立爲大宗孟子左傳皆稱魯國爲  
宗國是也若然則興獻爲孝宗弟正屬大宗謂世宗無  
宗不當降而祀大宗則可謂世宗大宗不當降而祀小  
宗則不可况王者得祭所出而大宗與庶子繼王亦皆  
祭所出故大傳與小記皆三者連類言之今欲據宗法  
而反使入繼之王竟不得祭所自出此何宗法也且丹  
旣無學兼亦無術班固有云哀帝尊定陶其意有在當  
帝少在王國見成帝委政外家王氏僭盛內常邑邑自

卽位之後多欲有所匡正故尊恭王揚丁傅以奪王太后之權班氏史官其言必重有所本而丹乃爲莽所親因受莽意指遂與莽重抑定陶力裁丁傅名爲摧外戚而究之政歸王氏適以成外戚之禍學術安在且天下未有子爲天子而父不稱爲皇者也

議興獻不稱皇立廟漢高不

皇父則太公得擁彗而邀之故孝宣稱史皇孫爲悼皇考光武稱南頓君爲皇考世未有過也興獻爲天子之父則自當稱爲皇考中庸曰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是子爲天子則必崇父以天子之祭崇天子之祭而不得稱所祭者爲皇父吾未之聞乃師丹無學誤引小記謂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士服



子無爵父之義而曾鞏作濮議又復遵之夫所云尸服者謂祭時扮尸各有所服而未嘗及夫皇尸所服者之所稱名也不窾失官當服士服而不害稱爲先公王季未王當服弁服而不害稱爲先王蓋祭以天子所以追王而謂子不可爵父是讀禮而全未通也但名必可言言必可行旣稱爲皇則必饗皇祭旣饗皇祭則必立皇廟蓋禮有公祭又有私祭宗廟之祭公祭也然而庶子爲父後則私祭其母禮云爲人後者于父母期公子爲後爲其母于子祭于孫否謂繼嫡而爲人後則私祭庶母止于其身身死則孫不繼祭恩有盡也據此是禮原有可私祭者故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

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夫庶子入王並無有沮其祭所出者亦並無有謂嫡王當祭所出而立四親以配之庶王不當祭所出而不必立四親以配之者則其所云如之者豈曰亦祭所出亦祭四廟哉禮未改革不必比擬廟未中毀何必更建故陳祥道解之曰禮爲人後者雖受重于其所後而終不廢其父母之期卽公子爲後雖受重于君母而不廢其母祭則庶子爲王雖有正統之七廟其能廢所生祖考之祭哉於是自立父廟比之始受命之王祭所自出所以著其不忘本也是以禘出之禮周有姜嫄廟在七廟之外魯有文王廟在五廟之外而春秋稱文王爲出王稱文王廟爲出王

之廟而庶子祀所自出亦得以出王名之另立一廟然則支庶爲後其得于公祭之餘祀所出而爲之立廟審

矣

後光武別立四親廟張純據此禮宋陸佃亦引之爲此禮之証光武事見後

今世宗以支

庶入繼大統不得不崇所生既崇所生則不得不祭既祭不得不立廟則立廟京師而私祭之至穆宗以後則遣官祭之必不得已或毀之或如漢處悼皇考廟聽其廢壞而不修之此皆按之古酌之今質之典禮準之人情而無不合者乃廷和又云舜不崇瞽瞍光武上繼元帝並不追崇鉅鹿與南頓以爲確據此本司馬光所言而又大誤者三代以前無追王之典其易稱與否不可得聞若其獨稱瞽瞍者必以爲國語祭法稱郊鯀郊稷

並已追崇而舜獨缺然國語稱郊禘而宗舜祭法稱祖  
顓頊而宗堯俱不及瞽瞍故以爲言而不知仍未是者  
舜非不欲崇也古追崇郊禘皆爲世有天下者言舜繼  
堯而有天下而卽以己之所受者轉授之禹則在舜一  
身已不能崇安能舉瞽瞍而追崇之故夏后宗禹商人  
宗湯周人宗武王皆身自爲宗而後可因而崇父舜誰  
宗乎是以國語云郊禘而宗舜祭法易之曰宗堯此正  
以無可追崇之故而賈侍中強釋之謂舜當生時固宜  
宗堯舜崩之後則子孫自當宗舜夫舜之子孫雖應宗  
舜然不能郊堯而宗之明矣况商人禘舜尤屬無理舜  
與商何涉而商之孫子忽禘媯氏是舜不追崇祭法瞭

然未可逞臆見以亂經義也若謂光武上繼元帝而不  
追崇鉅鹿與南頓則大可駭者光武未嘗繼元帝也光  
武爲長沙定王之後以世次言則與成帝爲兄弟而哀  
其從子平則其從孫也不解廟次者妄謂從祖不當繼  
從孫而讖緯適出又復有赤九會昌之文因謂漢自高  
至元適八世而光武當九世之次應繼元帝其說見之  
漢官儀而究竟不行夫以光武當日本中興而兼開代  
固不當上繼元帝然亦非後平帝者雖仍祖高帝而鉅  
鹿南頓以上直列四親于宗廟一如明代之饗德祖懿  
祖熙祖仁祖于廟室而禘所自出誰曰不然而乃探張  
純朱浮之議與大司徒涉多方更定嗣統前代不私所

生反以元成哀平立四親廟而別立所出四親廟于春陵以節侯爲高祖考廟鬱林太守爲曾祖考廟鉅鹿尉爲祖考廟南頓令爲考廟而皆加以皇字其立元成哀平爲四親者以叔祖而禰從孫以叔父而祖姪以弟而曾兄以姪而高叔父一如前之所云禰武宗而祖孝宗也其別立南頓以上四親廟者以庶子入王而祭所自出得私立四廟而私祭之一如前所云立興獻廟于京師名皇考廟生則親祭之死則遣官祭之也向使歐九善讀書聰苟識禮便當引此爲稱父稱母稱皇考與別立四廟之証乃歐陽不言而司馬言之聰不言而廷和言之東家之刃西家執以殺東家而東西兩家皆不知

爲誰氏之刃夫司馬進稽古錄一書名爲通鑑而不識漢史廷和之子慎自號博通錄雜物甚夥而祇一後漢書而並不一閱誣經誣史誣先王誣當今帝主誣後世至于如此在世宗初間祇求不易父稱勉錄皇號并立廟安陸以稍伸追孝之情而乃過爲裁抑漫天激裂不思所以處帝主孝饗之地以致帝主大憤反薄所繼重摧兩宮至于無禮而張璠一人稍知義分又不幸其時已死致桂萼霍韜豐坊嚴嵩之徒一起而盡反之稱睿宗入太廟配天地隄之過亟而至于大決遂一往潰敗而不可復救誰爲爲之然則國有大事其入官議制必不可可以不學問有如是矣因稍閱諸疏取其引據之大

無理者歷辨如右以丐同館共相証焉

潘次耕上某總裁書

竊惟史莫難於志志莫難於食貨而明史食貨志視前史爲尤難自唐以前志食貨者粗舉大綱其體甚畧今議倣宋元志例分門別類其體甚詳宋志有累朝舊史爲粉本元志直用經世大典今則絕無所因一切創作此其所以尤難也某不揣固陋分任此志妄以作志必先採料木石具而後可以築室縑素具而後可以縫衣故將明代實錄通纂一過凡片言隻字有關於食貨者悉行節出瑣細龐雜不厭其詳蓋欲使一代物力登耗度支盈絀之故了然於胸中而後可以下筆也旣以實



錄爲主又博採諸家著述名臣奏議與凡典章故實之書次第節錄以備參考必求如是而後可以無憾惟是三百年實錄浩如淵海約計一年一本每本中節出者多則四十餘紙少則廿餘紙自洪武至萬厯密行細字鈔成六十餘本惟天啟實錄外間所無時在史館時在內閣未得纂錄崇禎朝本無實錄欲從新纂長編中節出亦未得見所缺者此兩朝耳他書如西園聞見錄硯山齋集考之類亦纂過數十種尙欲徧閱史館志乘諸書恨未及也智識短淺職任紛襍身兼三館強半在署篝燈擲管常至夜分兼之家無藏書轉展借覓此有彼無綴殘補缺此借書之苦也節畧文句標識首尾條分

件繫萬緒千頭此纂書之苦也雇募手力倩乞親友日  
 不數紙月不數卷此鈔書之苦也所以荏苒經歲工甫  
 垂成萬厯以前事蹟粗備据此芟緝便可成書但庀材  
 須富裁制須簡聚千腋以為裘釀百花而成蜜參伍錯  
 綜良非易易體大而思精著書之準的竊有志焉而材  
 薄任重鞭策不前用是濡遲至今非敢忽忽悠悠坐延  
 歲月也承幹按本朝國史館志稿殊屬簡畧聞館章  
 各志每十年一修光緒末年為續修各志之期  
 分纂食貨志者亦聞但據光緒所修會典節鈔而已未  
 足據為粉本也今纂各志仍須照次耕耕所言纂輯若素  
 未治考據之學者無不憚於句稽草草為之何足為  
 志鈔書之難過於作文馬班良史不過善鈔書而已

汪文端答明史館某論史事書

兩辱手翰如接面談發到書俱已領悉當轉送兩師相

覆閱王本列傳聚數十輩之精華費數十年之心力後來何能追躅萬一若存輕詆之見非愚則妄但就其中如韓林兒四人爲一傳張士誠四人爲一傳似崙以卷帙多寡而分非別有義例也去冬高安師面諭卽謂韓郭不應同傳退而思之太祖實曾用龍鳳年號似不必爲諱且用龍鳳年號稱宋後亦何損於太祖得天下之正今議其不當用可也以爲不足存而刪之則事之非義者當概刪耶似非所以傳信也昨因重費商量謬擬羣雄混合之說亦因王本韓郭旣與徐陳同傳亦無不可與張方諸人同傳雖曰調停實仍舊貫今若以韓林兒與羣雄同列而子興獨爲一傳或與高安意允協蓋

滁陽封王立廟原與林兒不同亦有義例非敢模稜也  
統惟年伯裁定當初開館時姪不揣愚陋私有蠡說數  
條中謂明代文苑人物蕪雜不倫潛溪一代宗工當爲  
弁冕而遵巖震川三數公附其後斯足增重藝林旣知  
所見之隘遂棄去不敢質諸宗匠及昨修傳時謬議文  
臣佐命李劉竝列遂析四先生一傳復用舊說實自愚  
發之不敢諉過他人但愚意借以推崇文學而同事者  
因而薄視潛溪則迹同而意乃相悖矣楊憲奸險小人  
王本以官爵列李善良傳後然人實不倫應否別附均  
候裁定劉宋傳當卽擬贊稿呈削或俟閱章葉兩傳後  
再酌合巖偏以成一 是恃鴻鈞陶冶耳王稿視名山藏

明書諸本不啻遠勝今若無所據依信筆增損則其行文疵謬頗少讀至終篇一無可議然但畧改文法益足形其淺陋惟有考證事實或有脫漏互異及前後倒亂之處補其不逮庶爲王氏功臣非獨以依樣葫蘆不足仰塞 詔旨而苟爲立異也但稗官野史脛說叢談無足徵信者而實錄編年繫日事蹟釐然雖是非褒貶不足爲憑而一人之出處及所建之言所任之事首尾具在明白無疑故查實錄以改原文視臆斷較有把握亦非不知叩頭乞哀實錄原有曲筆而一一墨守瞽趨也外間推崇王本太過遂謂不可增損今卽以行文而論江陵傳自是神宗朝第一大傳而王稿竟就史料首輔

傳刪節成文其中描寫熱鬧處皆弇州筆弇州逞才使  
 氣抑揚軒輊之間往往過情平心觀之自見且私書不  
 妨裝點而乃據為信史即令弇州知之恐亦未免失笑  
 神光以後此類甚多非敢攻擊前輩因羣推王本耳食  
 者多冀老年伯主持斯可耳承手諭之殷率爾冗布統  
 惟鑒察承幹按此書論橫雲史稿極平允至江陵為神  
宗朝第一大傳王稿僅據史料刪節而成實未  
諸當蓋當時均持江陵功不掩罪之議橫雲史稿多出  
萬季桀之手季桀聲江陵十二大罪見所著羣書辨疑  
中則其功自  
不能盡錄矣

明史例案卷六

明史例案卷七

吳興劉承幹纂

楊農先上明史館總裁書

閣下平日言語嘔嘔未嘗以聲色加人人有謁者輒如其意以去以故頌閣下者十人而九椿性鈍拙未嘗敢借館事造貴人之門亦未敢甘言相媚閣下素所知也前月提調吳君奉閣下諭傳椿等至閣閣下盛氣南面立常熟蔣公提調吳君左右侍椿等北面立閣下噉咷跳躍言若不能了了大約以纂修不勤在館論議爲椿等罪其意似又專罪椿者椿時欲陳一二因閣下怒未敢今旣數月矣閣下怒自少解敬爲閣下陳之椿才識

淺劣癸卯秋蒙 恩濫廁明史館纂修其時同進館者  
二十三人各分書數卷未幾他任四出留館者數人  
而已丁未仲冬閣下與朱公諭椿與汪君協力成之椿  
辭不允歸而悚恍者數日旣思明史已有成藁開館五  
年尙未一卷進呈因三至汪君寓商之又館中言者四  
五汪君皆不答又往請副總裁吳公例目吳公亦不應  
第哂之而已後聞吳公語人閣下專委汪君汪君事繁  
約子瑞吳君肩之前日所云假借楊某之辭耳烏得爲  
據椿遂不敢復言戊申正月吳君至館與汪君同任其  
事因提調吳君以永樂至正德共九朝列傳屬椿立草  
嘉隆萬三朝屬龔參胡君十二朝本紀及后妃諸王洪



建天崇列傳皆二君自爲分定椿回寓纂輯旣無友朋來往又不嫻米鹽瑣計辨色而起子夜而息專心致志惟史事爲務提調吳君屢出椿不意入椿之室未有一日不見椿不在書案亦未有一日椿在書案不繙閱明史者也七月中汪吳本紀未進椿之九朝列傳五十卷已清贍校畢會吳公罷副總裁任汪君聞訃將歸閣下奏請奪情起復冬春汪君未至閣下又無暇親閱提調吳君暫輟未送而椿書交館則已踰十月矣胡君所分艱歸未就椿略爲討論因非已受分懼其攙越且前書未發不知鈞意云何故未敢輕繳而椿則未嘗一日有不勤也至在館議論椿誠有之然此乃汪君未歸時事

非近日之事也請爲閣下言其故明代國史未修所存者祇有實錄洪永兩朝語多忌諱其事略而不詳洪宣而後史官好惡常頗不得不采之於稗史稗史中傳信紀實者固有剽聞剽見私騁胸臆覽之若瑰奇可喜考之茫無根據者亦不少若遽以爲憑則是非必將顛倒真僞必致混淆椿嘗伏讀 聖祖仁皇帝諭旨作史之道務在秉公持平不應膠執私見爲一偏之論又云編纂雖史官事然當朕之時有一失當則咎將歸朕又云明史不可不成公論不可不采是非不可不明人心不可不服朕不畏當時而畏後世不重文章而重良心大哉王言敢不凜爲天戒乎椿之在館不得不相論議者

此也其閒或以筆或以口二君從者十二三不從者十七八其後不復見示椿亦無由置喙矣昌黎韓子云與人商論不能下氣或似有之東坡蘇氏云妄論是非攙說利害此正是制科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自己閣下今但當問所論之是非不當問論與不論概禁之使不言也閣下受命總裁於茲八年謂宜恪遵聖訓成一代信史前不誣已往之明良後不致將來之糾繆閣下報國恩而樹令名者庶其在此若偏徇私言杜絕眾論此鯁生下士所爲非所望於賢宰相也至乃索垢尋瑕舞文弄筆好新喜異羅織陳人於舊本恕辭者刪之舊本深文者甚之更或架空捏影自作聰明曰

此想當然也此必須有也定賢愚於俄頃任好惡於一  
心恐非閣下所宜出亦恐非閣下所樂聞冒黷尊威罪  
責奚似椿惶恐再拜承幹按農先學士雍正元年到館  
其間總裁纂修諸臣更調之情形  
卽此可見其概

楊農先上明鑑綱目館總裁書

椿蒙 恩召復備員史館自維年齒日增學殖荒落大  
懼不勝分纂之任閣下乃以協修見委辭之不克悚怵  
愈深竊有所懷不敢不爲閣下告者閣下云明史已成  
是非已定館中雖有實錄及名人撰述無庸再爲考覈  
但當據本紀爲綱志傳爲目掇拾成之足矣椿且驚且  
疑康熙十八年監修明史崑山徐公總裁明史崑山葉

公丹徒張公以纂修官朱君竹垞等議用司馬溫公修  
資治通鑑法就館中羣書先立草卷於時潘君稼堂承  
修食貨自洪武朝至萬厯朝共鈔六十餘本密行細字  
每本多則四十餘紙少則二十餘紙同事諸君大率類  
此先人在館十有餘年椿獲見分宜江陵宜興事各五  
百餘頁魏忠賢事千有餘頁每一志傳成總裁必命注  
某事出某朝實錄第幾年某事見某人傳記第幾卷雖  
繁不以爲嫌尙書華亭王公因之明史遂成第所擇尙  
或未精毀譽尙或未當雍正元年秋 特命重修舊時  
草卷不可復得館中所有惟累朝實錄及名人傳記而  
傳記亦十不存一二名爲重修閣下所委者僅於紀傳

後綴以贊辭及以意更其目次或點竄字句未能將現存之書與王公史藁細加討論且或改譌王藁者有之今奉 旨修明鑑綱目鑑之體與史不類縱不能如往時重立草卷亦宜將現存之書參訂明史何事爲眞何事爲僞闕者補之譌者正之若竟如閣下所云是一刪節補綴之明史何以謂鑑何以謂綱目乎椿竊料閣下意得毋慮補闕正譌之後鑑與史或將有異同乎宋嘉祐五年唐書成於歐陽宋二公後七年治平四年司馬公修資治通鑑歐陽公尙在也今試取二書觀之有迥異者有大同小異者亦有大異小同者未聞二公以此相嫌亦未聞後人以此優劣二公也且閣下慮鑑之不

合於古而亦知史之自相異同者乎請略舉一二爲閣  
下言之明太祖實錄御史中丞涂節告左丞相胡惟庸  
御史大夫陳寧謀反帝賜惟庸寧自盡而不直書謀反  
亦不書伏誅以惟庸寧謀反未真也明史本紀則云左  
丞相胡惟庸謀反及其黨御史大夫陳寧伏誅及爲惟  
庸寧傳僅列之於姦臣夫姦臣與叛逆不同傳之所書  
如此本紀所書又如彼則書惟庸寧事者從紀乎從傳  
乎景帝實錄景泰四年六月泰寧等三衛乞居大寧廢  
城不許令去塞二百里外牧放明史地理志因之成祖  
本紀則云永樂元年三月以大寧地畀兀良哈三衛傳  
成祖既定天下徙寧王南昌北平行都司於保定盡割

大寧地界三衛則書大寧事者從志乎從紀傳乎宣宗  
實錄宣德二年十月交阯黎利僞爲陳暲表請封十一  
月遣侍郎李琦撫諭交阯命頭目耆老具陳氏見有子  
孫之實以聞然後遣使冊封三年琦還利奏暲已病卒  
帝復敕利徧訪陳氏子孫利復三遣使堅言陳氏子孫  
已絕六年六月始命利權署安南國事竝未立陳暲爲  
安南國王也明史安南傳因之宣宗本紀則云宣德二  
年十一月遣李琦立陳暲爲安南國王則書安南事者  
從紀乎從傳乎其他表紀志傳互相矛盾事之譌舛字  
之差脫不可枚舉承閣下命將何折中爲可伏惟明示  
椿恐懼再拜

承幹按此可見康熙時館臣搜輯之勤雍正朝諸臣已不能及矣至紀志傳異同之



故蓋所以廣異聞歷代史書之極例恐非當時之失檢也

楊農先再上明鑑綱目館總裁書

昨者上書記室未蒙鈞示閣下語人云明史數修既詳且慎今爲明鑑何得尙有紛更聞之曷勝悚懼敢以明史異同之故陳之左右可乎明史之初修也在順治二年時大學士馮銓爲總裁仿通鑑體僅成數帙而天啟四年實錄遂爲竊去後下詔求之終不可得康熙四年史館復開以國書譯明實錄未數十卷會修世祖章皇帝實錄遂罷十八年從給事中張鵬請命內閣學士崑山徐公爲監修翰林院掌院學士崑山葉文敏公右庶子丹徒張文貞公爲總裁廣徵博學鴻儒唯

州湯文正公等五十人入翰林與右庶子盧君琦等十  
六人爲纂修於是湯文正公爲太祖本紀徐公嘉炎爲  
惠帝本紀朱君彝尊爲成祖本紀徐公乾學爲地理志  
潘君耒爲食貨志尤君侗爲藝文志汪君琬爲后妃諸  
王開國功臣傳毛君奇齡爲流賊土司外國傳其餘各  
有所分監修徐公發凡起例歷十二年而史藁麤就凡  
四百一十六卷先是以明實錄疏漏脫略不得已采之  
稗史而稗史惟王元美史料爲勝然時止於正嘉事未  
盡稽乎實錄而鄭窰甫吾學編舛譌已不可盡信其他  
雜紀小說郡志家狀譌謬尤多萬厯後典章制度哀輯  
無聞朝堂水火疆場兵戎識之者又人各爲說以故其

書缺而不全，渙而不一，藁雖就而未敢以進也。二十九年夏，監修徐公歸，以舊大學士仍領史局，未幾薨。三十年，召左都御史華亭王公於家，與尙書澤州陳文貞公爲總裁，而張文貞公與原任大學士孝感熊文端公爲監修。張公以嘗爲總裁，任修志書。陳公任修本紀。王公任修列傳。王公延鄞縣萬君斯同，吾邑錢君名世，於家以史事委之。萬君熟明朝典故，其家有餘姚黃忠端公時略、忠端之子黎洲續時略、時略者嘉隆時事及諸臣奏疏、續時略者萬泰天崇時事奏疏也。萬君以二書爲主，先修嘉靖後傳而正之，以實錄參之，以傳記椿時年二十餘嘗屢至其館，中見萬君作一傳集書盈尺者。

四五或八九不止與錢君商榷孰爲是孰爲非孰宜從孰不宜從孰可取一二孰概不足取商旣定錢君以文筆出之故其辭達其事明有遠出唐宋二史上者而熊廷弼袁崇煥李自成張獻忠諸傳尤善宏正前徐藁考校旣疏乖錯尤甚萬君無書足信惟憑實錄及稗史之可從者辨其人之忠佞定其時之後先未及畢而錢君入直南書房萬君卒王公以戶部尙書解任歸矣四十年冬熊公來商於諸公猶以徐藁進呈 上覽之不悅命交內閣細看始萬君在時於徐公傳藁合者分之分者合之無者增之有者去之錢君俱詳注其故於目下王公歸重加編次其分合有無視萬錢藁頗異五十

三年春進呈五十四年春復召見兩文貞已去世紀志表未有王公乃僅取徐公舊志河渠食貨藝文地理刪改之其他俱仍其舊表則去功臣戚臣宦幸而改大臣上爲宰輔大臣中下爲七卿惟諸王表與之同六十一年冬王公閒居在京刪改徐公本紀不浹旬而十六朝本紀悉具雍正元年六月進呈共三百零十卷卽此史館所貯王公奉 敕編撰本是也蓋其書紀表不如志志不如傳宏正前之傳不如嘉靖以後此其大較也最可議者王公重編時館客某刻薄無知於有明黨案及公卿被劾者不考其人之始終不問其事之真僞深文巧詆羅織爲工而名臣事蹟則妄加刪抹往往有并其

姓名不著蓋是非毀譽尙不足憑不特紀志表傳等自  
爲異同已也雍正元年秋奉 旨重修未遑是正椿前  
書已言之矣今欲爲明鑑宜先論明史之是非校明史  
之同異然後可取材於明史若云明史已成何得尙有  
紛更則以譌傳譌事之有無真僞何由而明人之忠佞  
賢愚何由而定豈不重有媿哉椿學識夤陋於史事何  
能爲役聞之同館者云某奚知閣下憐其貧畀之館職  
俾得所欲而已烏敢言史又有云閣下盛指不可違將  
惟命是從無撻閣下怒可也又有云史事重大某固知  
毀瓦畫墁第不稍涉筆奈素餐何若是者皆椿所恥也  
故再請之閣下閣下以爲然椿奉 召而來敢不竭椿

之才少報 國恩於萬一卽不以爲然椿亦當自奮盡其職所當爲與力所能爲不敢冒居館下竊修史之名食奉養利紙筆爲私書如昔賢所譏也伏惟閣下垂察椿惶恐再拜

承幹按此書可見明史館中數十年沿革之事與諸臣筆削之意矣

### 楊農先與明史館纂修吳子瑞書

蒙示明初后妃諸王傳點竄增損甚善知足下用心專而致力勤也第仍前謬誤尙宜討論目今所改有宜復舊者僕方欲再觀之館吏來索云足下待錄甚急因先附牋以聞誠孝張皇后傳正統七年十月后大漸召士奇榮溥士奇言建庶人雖亡當修實錄按正統五年二月楊榮請歸省墓七月還朝卒於杭州道中張后崩榮

之卒已三年矣何得與士奇溥竝召也建庶人者建文帝少子文奎天順實錄元年十月釋建文君子孫安置鳳陽敕曰建庶人等自幼爲前人所累前人卽建文帝明代君臣未有稱爲建庶人者卽成祖詔敕亦稱建文君未有庶人之號也恭讓胡皇后傳后善病帝令后上表辭位退居長安宮賜號靜慈仙師大臣張輔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等不能爭按胡后之疾託辭耳贊其廢者楊榮順之者蹇義其始再三沮後以疾辭位之說進者楊士奇也張輔夏原吉則始終不言而已今傳不詳其事亦不差別其人則胡后之廢後世何由而明靜慈仙師胡后初崩之謚見正統八年十二月天順七



年閏七月實錄而天順七年之敕尤明今以爲生前賜號非矣晉恭王傳太子巡歷燕代及晉與桐昆弟飲甚歡浹旬太子行桐送至河南太子令桐入朝歸藩更以恭慎聞待長史桂彥良等有禮按實錄洪武二十四年八月太子巡撫陝西十二月自陝西還未巡燕晉彥良以洪武十一年授晉王右傅十三年改左長史十八年以疾歸二十年十二月卒於家安得二十五年尙在恭王待之有禮也代簡王傳建文時以罪廢爲庶人成祖卽位復爵永樂元年正月還舊封按建文元年燕王移檄天下三年上書於帝歷數帝失皆言罪代王而不言廢爲庶人實錄敘建文時事亦止言代王得罪四年六

月己巳燕王卽位七月壬辰遺書召代王亦不言復爵  
十月辛酉都督陳質以守大同劫制代王伏誅永樂元  
年二月賜桂書曰吾弟縱恣暴戾獨不記建文時拘囚  
困苦之辱耶蓋桂在建文中與燕王通謀爲陳質所制  
不得自由或有之其廢則未也若廢之燕王書檄決不  
爲帝諱矣吾學編憲章錄諸書見成祖書有拘囚困苦  
之說因云代王幽於大同夫代王果廢自應如周齊二  
王置之京師何僅幽於大同耶其爲謬妄明矣寧獻王  
傳權入燕軍時時爲燕王草檄燕王卽位乞改南土請  
蘇州杭州皆不許令自擇建寧重慶荊州東昌權遂出  
飛旗合有司治馳道帝大怒權不自安悉屏從兵與老

中官數人偕往南昌稱疾臥城樓乞封南昌帝不得已  
詔卽布政司爲王邸瓴甌規制皆無所更按實錄建文  
元年十月燕王拔大寧之眾及寧王權回北平四年六  
月燕王至京遣人迎權建文帝故闖胡伯顏邀之兗州  
不得達七月庚戌復遣使詔權俟秋涼與宮眷同行則  
權固未嘗在燕王軍中也八月戊午權遣人請封杭州  
帝以畿內不許曰往嘗許弟自擇封國吾未嘗忘則權  
在成祖未卽位前已乞改封且非止乞南土亦未請封  
蘇州也帝令權自擇建寧重慶荊州東昌卽在此詔中  
自是五十五日十月壬子權至京師越五日丙辰與谷  
王穗同宴於華蓋殿翼日丁巳命所在有司營權妃張

氏葬事又五日辛酉詔改江西布政司爲寧王府是權  
之改封乃在京時事蓋權奉七月庚戌之詔秋涼與妃  
同行妃道卒權方經理喪事何暇出飛旗治馳道又何  
暇往南昌自是至明年正月權在京師二月己未之國  
帝親製詩送之更安有預往南昌之事成祖卽位已嚴  
馭諸王岷莊王梗在國嗜酒多言出入不謹帝屢賜書  
戒之寧王若擅治馳道擅往南昌擅臥城樓要封帝豈  
不譙讓而反不得已從其請以封之乎當時諸王中谷  
王棣功最高賜賞亦最厚其改封長沙請營宮殿不許  
令擇衛府廨舍修理居之亦見於實錄是永樂初改封  
諸王瓴甌規製皆無所更不獨一寧王矣岷莊王傳建

文初廢爲庶人流漳州永樂初復王按梗降爲庶人流  
漳州燕王書檄中屢以爲言未卽位前實錄亦書之及  
考洪武三十五年七月癸卯遣都督袁宇鎮雲南賜梗  
書曰今遣宇赴雲南整肅兵備鎮撫一方凡事可與計  
議而行而不言梗自漳反滇亦不言復爵是梗未流并  
未廢且仍王雲南可知蓋建文中廢爲庶人者惟周齊  
二王湘王柏自焚諡爲戾而不革其王爵永樂元年正  
月辛卯以周齊代岷四王同復舊封詔告中外者蓋以  
愚天下甚建文帝之惡非實事也谷王穗傳穗守金川  
門燕師渡江穗登城望見成祖麾蓋開門迎成祖按穗  
之開門以出使燕軍燕王誘之使開耳不然燕王頓軍

龍潭五日不進及櫛癸亥出使甲子日何以遂下令乙丑入城乎其入城也不至東南朝陽通濟諸門而獨北至江濱之金川非櫛出使時成約而何今傳不言出使而但言登城云云是以成祖之兵爲湯武之師櫛之開門爲後后元黃之士女矣豈不失其實乎漢王高煦傳成祖命高煦同仁宗謁孝陵仁宗恆失足高煦從後言曰前人蹉跌後人知警按水東日記成祖營天壽山命太子太孫漢趙二王往視過沙河卻輦步行太子恆失足漢王顧趙王曰前人失腳後人把滑太孫應聲曰更有後人把滑哩蓋諺語也歷代史此等語頗多今以天壽山爲孝陵已誤更改失腳爲蹉跌把滑爲知警欲求

文而不成語矣襄憲王傳英宗北狩時諸王中瞻塏最長且賢眾望頗屬太后命取襄國金符入宮不果召按瞻塏者誠孝張皇后少子宣德末張后以英宗幼欲召立之楊士奇楊榮沮而止詳見菽園雜記土木之變張后崩已久孝恭孫皇后時爲太后瞻塏之嫂也孫后庶子郕王年已二十有二尙未就封大臣王直胡濙于謙陳循皆賢之孫后聞土木變三日命郕王監國又十八日命卽位何嘗捨其子而欲召立其叔乎此皆僕所云尙宜討論者也漢魏後帝王以孫紹祖以旁支繼大統者其父雖追尊然仍入諸王傳中惟元睿宗裕宗另爲一傳足下倣之以傳懿文太子將以其爲天子父故尊

之耶則當爲本紀列於太祖下建文帝上可也而足下不敢若猶是傳也則專傳之與諸王同傳何異懿敬常妃懿文太子元妃建文帝之生母呂妃則建文帝繼母也建文時追諡常妃爲孝康皇后尊呂妃爲皇太后舊史倣漢書王夫人丁姬衛姬例俱入后妃傳中今止附書懿文太子之後而虞王兄弟則另爲標目同於諸帝之子是足下體例未協僕所云宜復舊者也抑此諸傳中事有不可不增亦有不可不遽刪者懿文太子在時燕王覬覦儲位晉恭王與太子相睦燕王媒孽恭王涼國公藍玉太孫外親也燕王以讒搆誣之此皆太宗實錄中奉旨所書雖其辭隱其旨微而其實有不能全諱



者宜參考稗史以酌書之宣德四年寧獻王請赦高煦  
天順元年襄憲王請毀壽陵皆實錄所載似亦不可不  
書成祖爲逆高煦實佐其謀建文帝遂崩於火舊史高  
煦傳末宣宗往視高煦高煦伸足勾帝仆地帝命積火  
炭於銅缸覆之火熾銅鎔高煦及諸子皆死蓋當在寧  
王請赦之後舊史存之以著宣宗酷虐且見天道好還  
爲後世叛逆者戒耳而足下刪之殆非大易餘慶餘殃  
春秋懼亂臣賊子意也僕才識短淺未能佐足下一二  
姑述見聞惟足下擇之謹白

承幹按此極見  
句稽之細心

### 重與吳子瑞書

昨在館與足下言唐荆川王思質事會足下有他務未

竟所云今爲足下畢陳之世傳思質之死由於荆川蓋以荆川曾劾思質故也今考之實錄荆川之劾在嘉靖三十七年九月思質僅降俸二級而已明年二月把都兒卒愛等自潘家口深入御史王漸方輅劾思質并逮順天巡撫王輪以下詔調輪外任革總兵官歐陽安參將高延齡徐枝提調李廷鎮職俱逮問思質尙定俸自劾未逮問也五月辛巳輅再劾思質遂詔逮下獄而荆川在南討倭已逾七月三十九年冬思質死而荆川先半載卒於泰州舟中不及見其事矣是思質死及輅所爲於荆川何涉薊鎮兩關十區軍九萬一千有逃亡者三萬三千有奇數見守邊者五萬七千有奇軍額旣曠

練習又疏荆川奉命查閱安敢不奏其劾辭云積弊之極勢不得不出於此蓋深爲思質解也思質孫士騏馭倭錄云九邊練兵總尋常套數順之胸中素具甲兵未免求全薊鎮是荆川劾思質雖思質子孫不能爲思質諱亦不能咎荆川也使思質死果由荆川士騏肯以其祖練兵爲尋常套數反頌荆川爲胸中素具甲兵也哉李于鱗思質傳云御史方輅受草都御史鄢懋卿言思質病悸不任事當罷遂下獄論殺僕幼聞鄞縣萬季野云思質以潘家口之役恐把都兒等入寇無已時欲請歸又不敢念帝素遇己厚有劾罷之者帝未必不從以懋卿同年相契力懇之懋卿云上於邊事嚴喜怒叵測

不可劾遂止輅者思質門人年少喜事思質屬草付之首言思質失策者三繼言可罪者四以順帝之指冀息帝之怒末言宜亟罷爲民別選才望代之夫失策至三可罪至四不請行誅戮而乃言宜亟罷爲民非思質自草而何疏上帝果大怒如懋卿言是帝之殺思質雖輅所爲而實思質之自殺之也傳云輅受草懋卿蓋懋卿爲嚴氏客思質或以草示之怨其不先爲之地後又不力援故遷怒及之耳不知懋卿此時不敢援亦實不能援又何從爲思質地乎議者又云思質獻古畫於分宜荆川以閉口喝六證其爲僞分宜因切齒思質寘之極典又云荆川死弇州兄弟實遣客刺之夫閉口喝六東

坡公麟故事無預荆川荆川死在思質前弇州兄弟豈  
忍揣其父必死而先爲此報復哉小人之好議論詆誣  
先達類如此足下毋爲所惑幸甚椿頓首

夏芙蓉與楊農先先生書

昨在史局中聆足下所論明景帝事深中事機顧有與  
鄙見愜者有未愜者敢質所疑以詢足下謂英宗輕身  
陷敵甚於懷愍景帝之立內受命於母后外承英宗之  
口旨較唐肅宗爲順此論是也夫英宗喪師辱國與懷  
愍徵欽何異倘非景帝正位力任中樞晉宋南渡之禍  
重見於茲日卽英宗亦終老沙漠矣後人論晉元者但  
惜其偏安不振不謂其能滅劉石必取天下而還之懷

懸之子孫也論宋高者但罪其忘親事仇不謂其能滅  
金人迎還二帝必退處於康邸也景帝稱其兄爲上皇  
不爲不尊奉上皇於南宮不爲不孝論者必厚恕天幸  
復還之懷懸徽欽深咎有功之高宗元帝此議之大不  
平者也而景泰紀每年書曰上皇在南宮自以爲得春  
秋綱目之義此大不然昭公初居鄆不書公在鄆至自  
乾侯始書乾侯晉地非鄆比也又其時公雖被出魯未  
立他君春秋亦書其實而已唐中宗之在房州也武氏  
已革唐號綱目取沈旣濟孫樵之論奪周還唐反其實  
事以正虛名已非春秋之旨況景帝事更與武氏天地  
懸隔耶明人偏護之詞紊其事實甚賴足下之言以正

之也至易儲一節足下則云太后既先立憲宗爲太子則景帝卽位特行權耳而廢之以立其子非也于忠肅之不諫非不諫也忠肅雖號得君然止掌邦政而已當時言亦有不盡從者況易儲大事乎愚謂此論有可商者忠肅身任社稷廢立之事寧不與聞況爾時章綸鍾同先後逮治拷掠無完膚使其當諫雖冒死何敢辭言之從不從非純臣所計及也時同館諸子復爲調停之說謂忠肅必有諫疏惜不傳耳或又謂疏當在皇史宬後人恐未得見足下因詣史館反覆檢視竟無有爲悵快累日自愚論之此皆可以不必者也夫郈王之立忠肅之志也當寇至大同大同人登陴曰賴天地社稷之

靈國有君矣寇至宣府宣府人登陴曰賴天地社稷之靈國有君矣是言也則忠肅教之也夫夷吾以妖夢之故倣於韓固嘗命其國人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改立君今英宗嬖其弄臣輕身遠出以犯大難高皇帝之靈不願有此子孫審矣故遂擁景帝而定之當日之天下蓋已爲景帝之天下而非復英宗之天下西河毛氏嘗論及此而以易儲一事攷之古禮按之人情皆無可議者夫景帝之易儲私也忠肅之不諫易儲則公也按皇明通紀明紀輯略諸書皆不傳忠肅諫正事而但載楊集上書於謙謙以示王文云云皆曲爲之說未可以爲信足下試更平心察之條析所以以定其是非焉蓉再



拜

全謝山移明史館帖子一

橫雲山人撰明藝文志藁專收有明一代之書其簡淨似爲可喜然古人於藝文一門必綜彙歷代所有不以重複繁冗爲嫌者蓋古今四部之存亡所由見焉班氏於春秋諸傳以騶氏之無師夾氏之無書尙登諸冊愍古學之失傳也師曠六篇顯然爲後人因託不敢輕去闕所疑也是以王子邕家語之非舊本師古必注之漢志之下而歐公謂水經作於郭璞正不嫌與隋志異同漢志所有至隋而佚其半隋志所有至唐而佚其半其卷數或校前志而小則書之闕可知或校前志而多卽

未必僞要其書之攙改失真可知漢以七略爲本隋以七志七錄唐以開元書目宋以崇文中興兩書目天下圖籍至繁豈無逸出於山林草澤之間而必以內府所藏核之防作僞也世道降而人心壞雖在翰墨俱思舞詐以聳一時漢之百兩尙書宋之三墳在前代已不少而明尤甚前輩議明文淵閣書目不詳撰人姓氏不詳卷帙其爲荒略固無可辭然正嘉之閒有僞作正始石經者託言中祕所得而不知其爲書目之所無其妄立見則雖荒略亦自可寶矣卽如崔氏十六國春秋晁公武所未見馬氏通攷已去其目而有明中葉綴集成書出於秀水項氏斯亦不可不詳者也常熟錢尙書言內

府尙有吳謝承後漢書其友曾裔雲及見之後爲德清方少師取去斯言吾未之敢信而閻徵君言曾見之於太原爲明永樂閒刻本信或有之必僞書也蕭山毛檢討所引經典釋文皆稱舊本又不知其爲誰氏之藏也姚江黃徵君有宋薛居正五代史不戒於火近人有詭言其書尙在者及詳詰之則窮矣年運而往贗本乘之徵文不足徵獻不足後輩之無識者必相驚以爲是羽陵酉陽中物也下走於此有憂患焉而不自知其爲杞人之固故竊謂前史之例有未合者此也況藝文自宋以後俱無恙也劉宋符瑞等篇遠溯於周漢楊隋食貨諸作旁及於梁陳古人宏雅不羣之材大都以述舊聞

補逸事爲尙今姑弗及於唐宋以前而卽以完顏蒙古兩朝其登天祿入石渠者不知幾何棄而不錄得毋爲諸史家所笑也然攷明史藝文原志出自黃徵君俞邵雖變舊史之例而於遼金元諸卷帙猶仿宋隋二志之例附書於後南宋書籍之未登於史者亦備列焉橫雲又從而去之而益簡矣今文淵閣前後所修書目具在所當疏通證明匡謬補遺之處此固秉史筆者之事秣陵焦氏之書原爲國史起見然其序謂以大內之書歸之四部而實則與三館之目全不相符又其舛戾極多不可用也其文淵閣之所無而見於各家書目者附錄於後此在前史諸志固有成例如漢唐二志凡爲內府

所本有而不可以登於正史或本無而增入者一一注明於下以志慎也倘如橫雲山人所作則此等義例一切滅裂殆盡矣班氏而後言藝文者莫善於隋歐公唐志亦佳紊亂而無章者無若宋也軼唐宋而侷漢隋是在史局諸公爲之

全謝山移明史館帖子二

藝文不當專收本代之書幸不以愚言爲妄然卽以本代之書言之亦大費攷證也新唐書藝文志凡前代所已有不復措一辭者以漢隋兩家在耳其於三唐圖籍必略及其大意而官書更備凡撰述覆審刪正之人皆詳載焉是故於永徽禮則著許敬宗李義府擅去國恤

之謬以歎大臣不學無術爲典禮無徵之所自於開元禮則載張說不敢輕改禮記之議以嘉其存古之功於則天實錄具書爲劉知幾吳兢所重修而知直筆之所由存於六典據實言李林甫所上而知會要以爲張九齡者蓋惡小人之名而去之是皆有係於一代之事而不徒以該洽爲博至於別集之下雖以明經及第幕府微僚旁及通人德士皆爲詳其邑里紀其行事使後世讀是書者得有所據以補列傳之所不備而丹陽十八詩人連名載於包融之末擬之附傳其中載正爲之居喪可以見當時牧守惠養老臣之禮滕珣之乞休可以見當時職官給券還鄉之禮典則遺文藉此不墜斯豈

僅書目而已者有明一代藝文極繁然太祖實錄已爲楊士奇芟改失實至纂修書傳會選諸臣姓名因其中有殉讓帝難者盡削去之則文籍之不足憑如此馮涿州再相奮筆改熹廟實錄而劉若愚酌中志或去其黑頭爰立伎倆一卷以爲之諱則篇第之不足憑如此是皆本志所當嚴覈者也先儒之著不備見竊鈔舊書以爲大全通鑑未有成編遽就所見以續綱目略舉其意以見一時儒臣之概可也蒙存淺達實爲講章濫觴非經解也小山天台諸集兼及經藝又非復文鑑所錄之舊體也是又風會之變不可不加別白者也或疑如此或過於繁不知但準唐志之例固非若馬氏通攷之盈

篇接幅也或又疑草野孤行之本未可登於正史然觀  
 唐志則熊執易之化統西川帥武元衡欲寫進而不果  
 者亦在焉以是知覈之而無偽者皆不妨於著錄也特  
 是采摭既多宜防疏漏如漢志莊愨奇嚴助之駁文然  
 則旁搜博采而又弗令遺誤以資後人之譏彈則庶幾  
 乎其可矣承幹按藝文應收歷代書目清史館亦有議  
 及者鄙意深以全氏之言為然蓋明史既但  
 收明代今尤不可不收歷代又按全氏此二書蓋深知  
 錄略之意者明眼人讀之自知否則雖與詳言亦不瞭  
 也

全謝山移明史館帖子三

史之有表歷代不必相沿要隨其時之所有而作如東  
 漢之宦者侯表唐之方鎮年表遼之外戚世表此皆歷



代所無而本史必不可少者也祇屬國表則世多以為契丹起幽雲之地統領諸藩故特詳其撰述似為歷代所無庸而不知古今皆應有之蓋屬國之為中國重甚矣其興廢傳襲瑣屑之迹雖有列傳可攷而眉目非表不著又其中有交推而旁見者尤必於表觀之請以往事為準漢武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而於是乎有夜郎昆明之師其後三十六國既附漠北遂以衰弱然至新莽之世匈奴中振西域復阻班定遠之得成功者再值兩單于之亂不能與漢爭西顧也豈知西域定而東胡熾烏丸鮮卑遂至虎視袁曹之間舉足左右中原倚為輕重是故匈奴內徙鮮卑北據兩者皆為六朝之累

唐之軍威所以能及百濟渤海而遙者以突厥旣滅也  
開元之末吐番回紇盛於西北蒙詔盛於西南安朱之  
亂頗仗西北兩番同仇之力然自是遂爲國患鳳翔涇  
原之師防秋無一歲寧南詔雖時拒命不甚爲中土憂  
乃大中以還河湟反爲職方所有而卒之搆兵以釀龐  
黃之禍亡唐室者反在蒙詔夫立乎百世之下執遺文  
墜簡以觀往事蛛絲馬綫正於原委勞錯之中求其要  
領然苟得一表以標舉之則展卷歷歷在目矣有明一  
代初則王保保未靖頻勞出塞之師其後榆木川之喪  
土木之狩陽和之困九重肝食不一而足而朝鮮之易  
姓交趾之頻失倭人之內犯是皆東南大案所當特書

者滇粵亡而投緬甸閩甌失而竄東寧以視夫延禧之餘歷大石之殘疆約略相同而日本乞師安南假道其與求援高麗通使回鶻之舉又無不酷肖者斯皆當依遼表之例爲之附錄其他荒遠諸國則自三保太監下西洋以後多有至者不過書其貢獻之期而亦原不必詳也且夫有明疆場其旣得而復棄者朵顏之三衛也有自棄以貽患者受降城之遺址也有暫開而復廢者東江之四島也廟算邊防俱得括之於表夫豈徒夸王會之浮文哉遼金三史世人多置之自鄙以下無譏之列豈知其中體例固自有可采者乃任耳而棄目豈不惜夫

全謝山移明史館帖子四

嘉業堂刊

遼史於屬國之外又有部族一表諸國所以識其大者  
諸部所以識其小者大小雖有不同然但取其有關於  
一代之故則某所謂隨其時之所有而作之者也西南  
黎犴狔猺獐獠之種大昆小叟隨地險爲都聚蓋亦四  
裔之未成國者然而南中諸郡拒命則諸葛不敢北征  
山越爲梗孫吳爲之盱食洗夫人累世立保障之功而  
彭士然亦仗節於十國不可以其小而忽之也攷之前  
史多附入四裔傳中蓋以其類相從有明循蒙古之制  
置宣慰安撫招討長官四司其始皆隸驗封以布政使  
領之其後半領武選以都指揮使主之蓋取文武相維

之意三百年來史冊所書洞主酋長之事頗與諸國相等始於麓川之役而漸且相踵而起甚至於勒樞輔戕撫鎮瞰省會震動半壁八百老搗朝貢竟絕播州水西僅而克之以是知三宣六慰撫馭之難也迨至國命寄於蝸角魯陽之戈更能幾時黔國世鎮之亡也以定洲之亂也緬甸援師之絕也以孟定之攜也有明末造宗祀之殲未嘗不于土司有累焉其中勤王殉節如秦良玉龍在田輩亦多有之皆前史所希聞也秀水朱竹垞檢討以其事之關於明者繁乃請別作土司傳不復附之外國之末謂其雖非純屬然已就羈縻乃引而近之也土官蠻觸之爭大抵起於世襲或有司失所以治之

遂成禍端而前史謂蜀中土司有事多主剿黔中土司有事多主撫封疆之議多右蜀廟堂之議多右黔是又關其域內軍力之強弱一時財賦之豐歉而出之者推之西南諸省可概見矣愚故欲仿遼史部族之例別爲立表取前人所著西南土司簿錄諸種以爲藁本亦有始末簡略但須具之於表不必傳者兼足爲前史去蕪文之一節觀唐書於羈縻諸州以其頻經喪亂雖不能詳亦附之地志則顛末完具者其立表寧過焉

全謝山移明史館帖子五

宋史分道學於儒林臨川禮部若士非之 國朝修明史黃徵君黎洲移書史局復申其說而朱檢討竹垞因

合併之可謂不易之論惟是隱逸一傳歷代未有能言其失者少讀世說所載向長禽慶之語愛其高潔以爲是冥飛之孤鳳也及考其軼事則皆不仕新室而逃者然後知其所謂富不如貧貴不如賤蓋皆有所託以長往而非遺世者流也范史不知其旨遂與逢萌俱歸逸民於是後之作史者凡遇陶潛周續之宗炳之徒皆依其例不知其判然兩途也向使諸君子遭逢盛世固不甘以土室繩牀終老而滄海揚塵新王改步獨以麻衣苴履章皇草澤之間則西臺之血何必不與萇弘同碧晞髮白石之吟何必不與采薇同哀使必以一死一生遂歧其人而二之是論世者之無見也且士之報國原

自各有分限未嘗概以一死期之東澗湯氏謂淵明不事異代之節與子房五世相韓之義同既不爲狙擊震動之舉又時無漢祖者可託以行其志故每寄情於首山易水之閒可以深悲其遇斯真善言淵明之心者倘謂非殺身不可以言忠則是伯夷商容亦尙有慚德也蓋不知其人當聽其言抗節不仕之徒雖其憂讒畏譏嗛嗛不敢自盡而鬱結淒楚之思有不能自己者至若一丘一壑寄託於蠱之上九其神本怡則其辭自曠也是不過山澤之臞而豈可同年而語哉唐書入甄濟司空圖於卓行蓋以宋景文之有學尙泥舊例如此夫譙竝李業之歸於獨行亦范史之謬後世不必以爲準也



卓行之傳非不佳而二公非元德秀陽城之伍儼人固各有其倫矣惟宋史忠義傳序有云世變淪胥晦迹冥遁能以貞厲保厥初心抑又其次以類附從斯真發前人未發之蒙然而列傳十卷仍祇及死綏仗節諸君未嘗載謝翱鄭思肖隻字如靖康時褚承亮誓不仕金而祇列之隱逸則又何也夫惟歐公以死節死事立傳則不能及生者若概以忠義之例言之則凡不仕二姓者皆其人也前輩萬季野處士嘗輯宋季忠義錄附入遺民四卷論者避之因念興朝應運亳社爲墟而一二吞聲喪職之徒紀甲子哭庚申表獨行吟老婦如汪瘋徐枋輩不可謂陽春之松柏無預於歲寒也幸生不諱

之時闡潛表微於今爲盛而使苦心亮節不得表見於班管甚者如劉遺民孫邵竟爲史臣之所遺是後死者之媿也博討於忠義卓行隱逸之科而歸之於至是願進不佞而教之幸甚幸甚

承幹按史館議立遺臣傳深得謝山之意矣

全謝山移明史館帖子六

忠義列傳宜列抗節不仕者於後愚固已言之矣茲偶與客語靈壽傅氏明書謂其中尙有一例可采者從斷代爲史以來無以因國死事之臣入易姓之史者有之自晉書之嵇康始深寧以爲中散義不仕晉甘以身殉今史晉書有其傳是中散之恥也斯言足以扶宇宙之元氣作宋史者有見於此乃援歐公五代史唐六臣之

傳之例而反用之作周三臣傳一卷於末以明瞠眼諸公之節是蓋歐揭之徒巧於位置故其傳立而不能以深寧之論加之元史於殉難臣僚業已專傳哀然可無原父第二等文字之誚而其仗節於順帝遜位之後尙有多人史藁成於洪武之初多失不錄如擴廓不當與張李同傳陳友定不當與張陳同傳是猶其顯焉者至伯顏子中之拒命則太祖所欲致之而不得者也戴良之被囚則太祖所欲奪之而不能者也蔡子英之遜荒則太祖所欲留之而不敢強者也王冕以兵死永福山道士以勿死葉蘭以不受薦死原吉製壙銘以待盡鐵匡書李黼榜進士以志懷李一初序青陽集恨不得効

一障之用而丁鶴年宣光綸旅之望至死不衰淮張亡  
後張憲變姓名傭於僧寺要之皆非明臣也太祖當干  
戈草昧之際卽能以扶持名義爲念觀其于擴廓守節  
歎賞不置以爲天下奇男子大哉王言所以培一代忠  
臣義士之澤而不轉盼而有壬午之家難諸臣之駢首  
者甘心於十族之逮瓜蔓之鈔以至甲申失守殘山賸  
水奉四藩而不替皆此一語啟之然則附元遺臣傳於  
明史亦太祖之所許也傅氏之書譎劣不爲著述家所  
稱其補元臣亦未備要其所見則佳耳

明史例案卷七